



难忘那顶竹帽

□ 王青山

在记忆的溪流中，总会有一些棱角被冲刷圆润，在时空的罅隙中，总会发现被遗落的回忆，虽经数载，历久弥新，犹如晨露，熠熠生辉。在我回眸溯往的辗转中，一顶六角形的竹帽总在思绪中萦绕，难以忘怀。

那是一项曾为我遮风挡雨的竹帽，那是一项能够让我时时刻刻忘却困难、不畏艰辛的竹帽。那是故去多年的父亲曾经朝夕相伴的竹帽。如今，那顶竹帽早已不知所踪，但它的纹理却深深地、印在我的心底，虽经多年，仍历历在目，如在眼前！

在记忆中，竹帽的外表是六边形的，边缘是用坚韧的竹片和结实的竹丝锁住的，在竹片严谨的夹缝中，竹篾编织的精密匝匝，而又错落有致、泾渭分明，从四周排列整齐的、簇拥着盘旋旋而上。在中间三十厘米见方的位置陡然峭立，就像一个圆圆的小山包，由下而上逐渐紧缩、凝聚。最终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条条竹篾在顶端会和，纠缠在一起。而后像茶壶盖一样，被特制软化的竹片定型、包裹、聚拢、覆盖，一丝不落地收敛在麾下。从竹帽下面看上去，就像展馆、体育场馆的钢架结构的顶棚一样，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、牢固坚韧地支撑着。镂空的竹质骨架用竹条均匀地将竹帽的整齐外衣紧紧地束缚在一起。淡黄色的竹帽在父亲那古铜色的面庞映衬下，显得那么富含生机，充满活力。

时光如刀，岁月留痕。竹帽上最深的那道痕迹始终印在我的心底。那就是在竹帽外沿竹片的接口处，由于天长日久的磨损，接口产生了裂痕，竹片挣脱了束缚，两头都支棱起来。父亲找来一小块整洁的帆布，对折成整齐的条状，严严实实地敷在接口处，将翘起来的两头竹片严密地封锁在里面，又用结实的尼龙绳将帆布紧紧地缠绕、固定起来。既收拢了竹片，又使竹帽不至于因此而散架、损毁。经过修整的竹帽，看上去虽颜色搭配不怎么美观，却更加耐用，依旧为父亲遮阳挡雨。

竹帽挡不住岁月的流逝，却遮住了无情的日晒雨淋。每到酷热时节，竹帽便成了父亲每日必不可少的日用品。伴着一季一季的庄稼挺拔、坚实、茁壮地成长，竹帽下的身躯却不再伟岸，身影不再笔直，弯曲的弧度日益增加。风里来雨里去，雨幕中的竹帽成了我最窝心的回忆。记忆中的雨天，父亲很少在家闲坐，不是疏通院中的积水，就是看牲口棚是否漏雨，要不就是去地里给庄稼排涝。

虽时过数载，那顶竹帽就像父亲的音容笑貌，如同海里的浪花一般，不时泛现于眼前，在阳光照耀下，焕发出他那不灭的光彩。
(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)

攀爬者

□ 韩冬红

一棵杜梨树孤零零地站在河东岸上，是三乡五里数得着的一棵大树，足有十几米高，成人腿粗。

杜梨树身边有一条看上并不宽的河。每年夏天水位很高，水会到达杜梨树脚下。家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蹚过没过膝盖的河水，去爬这棵杜梨树。我知道爬树与攀岩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是考验体力和四肢协调能力的运动项目，只不过对于一个不过五岁的女孩来说，爬上那么高的树，着实不易。爬是爬上去了，但是双手紧紧抓住粗一点的树杈，双脚站在树杈上，腿抖得像筛糠，我想退下去，却不敢，担心粗砺的树皮把裤子划破，惹母亲生气。

我被困在树上，与被困孤岛的人无二区别。回想当年，我的亲人为了把我从土窝窝拽出来，是何等的用心啊！每月开不足六十块工资的二姐夫，把五十块钱递到我手上，我知道这五十块钱，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。二姐和二姐夫两人加起来工资不足百元，外甥女尚小，母亲下地劳作，都在指望这百元。我回报这五十块钱的是刻苦学习，努力再努力。冬天手脚上的冻疮，裂开如婴儿小嘴一样的口子，向外渗着鲜红的血，老的愈合，新的冻疮又形成。三伏天，握笔的

手如水浸泡，像民工一样肩膀上搭条毛巾，时不时擦擦汗。最后，我没有拿到开启大学校门的“钥匙”，反而进了一家军工企业。

没有能考上大学，我从虚无缥缈的理想天空中，跌落在地。职业是谋生的手段，我用这手段开始养活自己，没有年休假，没有礼拜天，每天像上满发条的钟摆。单位新买了打字机，在别人学不会的情况下，我愉快地接手，为之后攀爬上另一枝头埋下了伏笔。把铅字敲在蜡纸上不难，难在背诵密密麻麻的倒字、反字字盘。很快，我把噼噼啪啪的声音，敲出均匀的节奏。在这“很快”二字后面，是我手指的深深酸痛。

如果我像如今有些年轻人那样，认为会得多、干得多，是傻瓜，那么五年后，我会像曾经并肩工作的同事一样，成为下岗工人——我确实尝到“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”的暖意。三十年前，打字员在当时是有技术含量的人。公安局的三名打字员考上政法干部管理学院，局里找寻了一圈，没有会打字的，于是，一块“馅饼”砸在我头上。

在村里，婶子大娘夸我像朵牵牛花。其实，我不喜欢花朵，但是喜欢多年藤科植物。在我看来蔷薇、爬墙虎、葡萄架、野麻等，有一种为了尊严而活着的力量，一

种忍耐寒冬酷暑摧残而不折腰的力量。我从它们身上可以感受到那种不可言喻的东西。那个星期天，一位领导交给我三十多页的稿纸，说是下午开会用，要求我在两点前打完。为了按时完成任务，我中午连饭都没顾上吃。我把长长的文稿变成数张蜡纸，将蜡纸递到了领导手上，谁知领导展开蜡纸看了看说：“对不起啊，让你加了这么长时间的班，可是会议取消了，你回去吧。”说着，那湖蓝色的蜡纸就被领导揉成一团，丢进了废纸篓，我不敢言语，心中是酸苦的……我在那里整整两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根藤在键盘里攀爬，从稚嫩爬向成熟。

我终于成为警察。为了自己与警察身份匹配，我继续攀爬。参加过司法函授自学考试，取得了中专文凭，当普及大中专时，又投入公安大学自学考试中，好不容易考过一半多课程，拿到所谓公安内部承认的结业证书，却遭遇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尴尬。我选择继续“杀出一条血路”，报名河北师大法律系，三十好几，拿到国家承认的“红本本”。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的我，竟然在即将叩响知天命之年时，升职正科。要知道很多人因学历问题，提取愿望折翼，被困在原地。

著名作家塞壬在《奔跑者》中写道：“在写作中，我找到了另一种奔跑，它让我实现穿越个人黑暗地獄而抵达天堂的澄明……”我知道，塞壬是在通过写作实现自我拯救，对于我来说，原本拿爬格子自娱自乐的我，有一天在写作中，竟然看见了澄明，它诱使我甘愿虔诚地匍匐在地。这是我在攀爬工作高度的同时，作出的一件与物质无关，与内在精神息息相关的决定。在这条路上我爬得很轻松，并非我天生具备文学细胞，而是我遇到了一直追赶我的良师益友，他们握着无形的鞭子抽打我。“句子还疙疙瘩瘩，需要揉开”；“缺少一条主线，把故事情节串起来”，对于这些专业提法，我不是似懂非懂，而是一点不懂。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什么叫散文语言，什么叫主线……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的文章上当地报刊，又到省内外。

去年冬天，从花盆中冒出一棵无名草，叶绿如翠，初春，它长出带竖纹的藤，我殷殷地递它一根水晶绳，没有想到充满智慧的它，用玻璃丝一样的蔓抓住了！它攀爬之前，先长蔓，在水晶绳上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然后再长藤，这棵无名草现在即将到攀爬到窗口。

攀爬，无名草在攀爬，我也在攀爬。
(作者单位：邯郸市公安局)

阳台上的那些花儿

□ 郭军峰

早晨去阳台收衣服时，我瞥见挂在墙角的两盆绿萝，低垂着脑袋，花茎变得萎萎焉焉，底部的叶子变得枯黄凌乱，散落在其他叶子四周，我清理了枯叶，拿起水壶让它们喝个饱。待晚上回家，这两盆绿萝的叶子就舒展开来，每一片叶子都奋力向上挺起，它摆脱了萎靡，仿佛能听到它枝叶伸展的声音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花草都这样幸运，都如绿萝这般坚强。

想想这些年，我的阳台见证了花开花落。四季海棠的早夭完全归咎于我的无知，不晓得它怕热怕水涝的习性。我不断地献殷勤般地浇水，结果因水多，导致根部腐烂而死。那盆长寿花因为我的一时疏忽，生生在阳台上暴晒两天，结果叶片大量脱落。最痛心的是那株扶桑，换盆时我把根系的土使劲抖得干干净净，结果生生断送了人家的性命。再美好的东西也经不住岁月的风蚀摧残和侍弄它的主人的轻慢疏忽，养花与做人做事一个道理，凡事敷衍不得，来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，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

去年，租住对门的邻居要搬家，他送我盆水竹做留念。这盆水竹碧绿细长的叶子全部长在顶端，像一把有修长伞柄的打开的伞，根部是棕色的，叶鞘抱着的竹茎是绿色的，十几根聚拢在一起，细细长长，很文静，也很清秀挺拔，不乏绿竹之韵，姿态有潇洒飘逸之感。

水竹姿态美，对于生活条件不挑，我按邻居教授的方法养护，果然养得它碧绿、优雅、健康。熟悉了水竹特性，觉得它的品性就如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一样，要求不高，有一些适合的条件，自己就能活出一番精彩来。

每当回家，我首先会奔向阳台，凝视着这些花草，它们也静静地望着我，就这样面对面坐一坐，就会使心中平添一种属于家的温暖。这些花草用生命的颜色点缀着一方天地。生活中有了这样的点缀，就多了一份诗意，多了一份牵挂，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仰。

(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长辛派出所)



范国盈 作

那片随意草

□ 刘玉培

清晨，我走在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，不经意间一片白色的小花儿映入眼帘，这些花儿很小，一串串地盛开着，与周围其他五颜六色的花儿相比，一点也不娇艳、美丽。

我总感觉这些小花儿有种独特的气质，于是低下头来细细欣赏，忽然发现有的小花儿是歪歪扭扭的，显得有些凌乱、不协调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昨夜的风摧残了这些弱不禁风的小花朵，打乱了她们原来整整齐齐的模样，但是细看她们的样子并不像遭遇风雨摧残后的那般的无精打采，每一朵小花儿依然神采奕奕、朝气蓬勃。这到底是什么花呢？看似弱不禁风的小花儿居然这么坚强？我对这小小的花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于是试着用手机搜索了一下这些小花儿的名称。

“随意草，花序自下端往上逐渐绽开。如将小花推向一边，不会复位，因而得名。”哦，原来这些小花的名字叫“随意草”，多么有诗意的名字，而且最有趣的是她的花朵可以随意往哪个方向推而不会复位。我试着将那些歪歪扭扭的小花朵儿又推回到了原位，果然这一串串的小花朵儿又恢复了原来的整齐模样，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受过风雨的摧残。我又试着推了推其他的小花朵儿，她们也是如此，你推到哪个方向，她就定格在哪个方向，不争不抢，随遇而安，正如她的花语：一切随意，心平气和，豁达潇洒，真实自然。

低头看时，这些白色的小花依然在那里静静地开着。此刻，我对这些小花儿又多了一份敬意，这一串串小小的花儿却蕴含着这么多人生哲理，她们用自己并不美丽的外表诠释着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”的那份自然、平和与恬静。现在，每当我到公园散步时，我都会去特意看看那片长在小路旁的随意草，每当看到它们，心里就多一份淡然、多一份从容。

(作者单位：献县公安局)

□ 王鑫

想起江南，在我脑海里，总是烟雨笼罩的隐约，是青砖黛瓦的古典，总是小桥流水的温婉。是一幅令人流连的画面。

江南似乎总是离不开雨，被雨洗礼的江南，那么干净透彻，那么纯朴自然，那么明亮鲜艳。江南的一切都离不开水的依偎，江南水乡就是这样一个绝美的组合，可以说，水的灵性赋予了江南的美，也成就了江南的人文历史，并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。有了水，便离不开船，撑一支长篙，挂一面薄帆，坐在乌篷船头，抽一袋旱烟，遥望着远方山川，那种悠闲自得，那种怡然自乐，那种畅快舒缓，我想，应如

□ 苗文金

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可有时回家的路就在脚下，却不知回家的方向。

7月9日下午，一名身穿蓝底白花T恤衫的大妈，站在汉城华都小区门口通道上，妨碍了进进出出的机动车，笛声四起。保安辛师傅赶紧从保卫室跑出来，把她拉到安全区域。

“您不能挡道，找谁？”辛师傅问。
“我迷路了。”大妈答。
“您住哪个小区？”
“忘了。”
辛师傅被噎住了。“记得自己姓什么吗？”
“我姓田。”
“有手机吗？”
大妈摇了摇头。
“记得家人电话吗？”
田大妈敲着额头，说“想不起来”。辛师傅急出了一头汗。他头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无奈只好拨通

了报警电话。
接到报警后，民警周红路急忙赶到，听了辛师傅的述说，“头大呀！”

周红路打量眼前老人，留着短发，皮肤黝黑，衣着朴实，他分析老人可能是距此不远的郊区村民。
“您老多大年龄？”
“74岁。”田大妈伸手比画着说。
“有几个孩子？”
“两个女儿，一个在二厂上班，一个在三厂。”谈起两个闺女，老人高兴地说道。
周红路闻听却高兴不起来。因为老人所说的二厂、三厂，十年前就已经倒闭了。
“您家在哪里？”周红路又启发道。
“老人摸着额头想了半天，没说出来。辛师傅在旁摊开双手，嘟囔道“不好办”。
“别着急，好好想下。”周红路在旁鼓励道。
“想起来啦，我老家在临漳，后

来我闺女把我接到这里。”
“老家还有亲人吗？”如果记得她老家，找到亲人，一切迎刃而解。
“家里没人了。”
周红路明亮的眼神暗淡了下来，问：“您怎么到的这里？”
“走着，到这儿了。”
“从哪里走过来的？”
田大妈一会儿指这儿，一会儿指那儿，她搞不清是从哪个方向走过来的。

天很热，周红路等人警服都湿透了。田大妈又想不起回家的路，周红路让老人上车休息下，以防中暑，并为老人买来矿泉水解渴。周红路不死心，期望从老人身上找出一丝线索，可老人身上除了一串钥匙，什么都没有。
周红路把钥匙翻转多遍，期望找出门牌号、小区相关信息，可徒劳无功。周红路和田大妈一边交谈，一边想，既然是徒步出来，家肯定在附近，遂开着警车带着老人在附近寻找。
“家门口有什么标志建筑吗？”

之自古苏州地区商业兴旺，官富民殷，崇尚艺术，追求完美，无论是乡野民居，还是官衙商贾之宅邸，其设计建造皆是匠心独运，独树一帜，看似相同，实则各有特色。明清时期，苏州乃为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，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，时而小家碧玉，时而开阔大气，时而峰回路转，时而别有洞天，“人间天堂”的美誉于此响彻中华大地。园林遍布，花树交织，溪流缓缓，鱼儿跳跃，一切皆是绿意浓浓，生机盎然，天地人和，碧水蓝天，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追逐的生态发展吗！原来，环保生态城市的模范，古已有之，那就在江南。
(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)

梦中的江南

神仙一般。青石甬道，柳巷深深，曲曲折折的屋舍左右并列，细雨如飞，瓦片上的水滴洒洒落地，执一把油纸伞，漫步雨中，抬头凝望远方的朦胧，那是多么的诗情画意，那一个背影又是多么的令人迷恋。

在河流纵横的江南，有了雨，有了船，再有的就是许许多多的桥，一座座的拱桥如彩虹般横卧江面，桥下潺潺流水，波光潋滟，这好像就是长桥卧波那个画面。站在桥上，看风景，远方的一切尽

收眼底，无论是那乌篷船，还是烟雨巷里的油纸伞，好像都装饰了梦一般的画面，你说，如何忍心不欣赏这美丽的一切。我想起了西湖，六月的西湖，苏堤的岸边，莲叶错落，荷花娇艳。莲叶的清香，荷花的芬芳，交织着氤氲在空气里，不仅有映入眼帘的美景，还有令人陶醉的芳香。如何能不喜欢。

江南园林甲天下，苏州园林甲江南。水乡的苏州，沟湖池塘星罗棋布，因势利导，建山造园，加

回家的路有多远

比如说，饭店、超市、商场之类的……”老人说，她实在想不起来。
“您家是不是在汉霸庄、东辛庄、兼庄附近？”周红路一步一步开导老人。

“东辛庄？就是东辛庄。”老人闻听说：“我家就在那个村里。”周红路调转头向东辛庄方向而去。当看到村口一栋栋楼房时，老人高兴采烈地说：“没错，就在这儿，不远了。”此时此刻，田大妈触景生情，仿佛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了。

民警在老人的指引下，走了近20分钟才抵达老人的家。
老人的家在村庄最东头。民警把老人送到家。“不好意思，记性不好，添麻烦了。”老人要挽留民警喝茶，周红路谢绝老人的好意。
汉城华都小区距东辛庄仅两三里路，对迷向的田大妈来说，却是遥不可及。好在遇到好心的辛师傅、为民服务的好警察，让回家的路不再遥远。
(作者单位：邯郸市交巡警支队)